

封面设计 唐明生

校 对 杨海家

宁乡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宁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字数：56000 开本：787×1092 1/32

文号：湘宁文准字(1989)第10号

宁乡县印刷厂

1989年10月第二次印刷

目 录

忆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季任 (1)
忆少奇同志·····	成敬常口述 谢植材整理 (17)
回忆谢老觉哉生前教我做调查的往事·····	吴岂凡 (21)
忆徐特立校长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师的二、三事 ·····	王习则 (30)
我所知道的周震鳞先生·····	周于贞 (34)
宁乡第一女校简史·····	杨宣猷 (40)
一所特殊的私立学校——宁乡楚沔学校····· ·····	杨宣猷 王习则 (44)
附：忆“楚沔”·····	朱志明 (52)
沔山密印寺的变迁·····	周德民 (56)
宁乡对子花鼓·····	县文化馆民间文艺调查组 (62)
解放后宁乡出土的文物·····	周德民搜集整理 (68)
湘中一支队供给业务概况·····	张季任 (71)

忆毛主席主办的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 季 任

我的母校、伟大的革命熔炉——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一九二七年春，距今虽已半个多世纪，但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亲切关怀，以及当时生活、学习、斗争的各种情景，迄今仍历历在目，每一念及，就深深沉浸在幸福之中。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毛主席九十诞辰，特写此回忆，以志纪念。

（一）投 奔 熔 炉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湖南更成了全国农运的中心。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一九二六年冬，毛主席倡议，开创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三省推派代表至武昌进行筹备工作，湖南省派周以栗同志参加。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独军事进展神速，而且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也相继进入高潮。毛主席从整个战略考虑，建议把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各方面的热烈支持和赞同。

湖南成立了农讲所招生考试委员会，由鲁子源同志任主

任委员，发出一九二七年春节后举行考试的招生布告和通知，进步青年纷纷报考。一九二六年我在长郡中学读书，寒假期间，我和湘潭同学钟少奎留校温习功课，钻研革命理论，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和钟少奎都是共青团员，当时就有进革命学校，投入革命洪流的宿愿，得到农讲所招生消息，真是喜同雀跃，迅即报名投考。那次，我们还鼓励湘潭同学张楨干、益阳同学胡世英一同报了名。

考试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礼堂举行，易礼容、鲁子源等领导人亲临监考。经过笔试、口试、体检后，很快就发了榜，高兴的是我们长郡四个同学都被录取了。宁乡县赴长参加考试录取的有彭蔚琪、张一、肖汝康（即肖学泰）、李其昌、吴天培等。

元宵节后要入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还为我们饯了行，省团委给我们转了组织关系，考试委员会替考取的同学挂了火车专箱，大约是农历正月二十日左右，顺利地到达武昌，投入了伟大的革命熔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武昌并不繁华，农讲所坐落在偏僻的城北角一栋青砖建造的平房里。这里是张之洞兴办的北路高等小学堂旧址，现在地名叫红巷，已变成闹市了、

（二）组 织 概 况

农讲所组织形式是集体领导，设常务委员三人，即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凡属出布告、发通知都是三人署名。邓演达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在国内有较高声望。他思想进步，同我党合作得很好，毛主席也很尊重他。因他身兼多职，工作很忙，几个星期才到所一次，实际上农讲所的一切具体措施，如教育方

针、教学计划、敦聘教员、政治活动、学员生活等等，都是毛主席规划和安排的。至于陈克文听说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秘书，他兼任所里的训育主任，能讲会说，但他的政治态度暧昧，周以栗同志曾在一次团员会上，要我们对他有所警惕。所里的负责人还有彭湃、恽代英、方志敏、瞿秋白、李立三、陈荫林、李汉俊，但都未驻所，有重大问题需要共同研究时才到所参加会议。

所里分教务、训育、事务三部门，各设有主任和干事若干人，最受同学们爱戴的是教务主任周以栗同志。周曾在湖南周南女校当过教务主任，调武昌前是湖南省党部组织部长，既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又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他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关心同学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学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事务主任季刚同志是一位实干家，对会计、医务、生活等事务部门的工作，料理得井井有条，同学们是满意的。训育主任陈克文间常在集合队伍时讲讲话，没有兼什么课程。

农讲所共有同学800人，湘、鄂、赣三省各200人，其余十多个省有的因农运工作还处于秘密态势，农运干部的需要也没有这三个省那样紧迫，所以只占200人。这800名同学是按军事建制编队的，全所为总队，设总队部，总队以下分大队、中队、分队和班，班长从同学中选出，其余队长都是从部队或军校调来的。起初的总队长郭曾昌作风恶劣，不受同学们欢迎，后来领导上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被调走，改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杨树松总队长兼任。杨总队长到职的那天，毛主席在队列前作了介绍，特别强调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革命武装就打不倒反动派，就不能保卫农民群众的利益，革命就不能胜利。

要我们服从各级队长的领导，严格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紧紧掌握手中枪，为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开始，同学中约有团员100人，当时吸收团员比较慎重，结业时大约只有200余人。团支部书记是范泽淦同学，湖南益阳人，活动能力较强。团支部共分十个小组，我担任第二小组组长。其余同学都是国民党员，当时的青年国民党员，一般都比较纯洁，所内设有国民党区党部。每星期在附近一所小学召开一次团的会议，对外还是保密的，国民党的会就在所里开。

（三）开 学 盛 典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农讲所举行盛大开学典礼。在这以前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这次是补行的仪式。这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大操场里搭起了雄伟的主席台，对联、标语、彩旗在阳光照耀下，分外夺目。同学们身穿新制服，腰系亮光的新黄皮带，扎着人字形的新绑腿，脚穿新草鞋，个个精神抖擞，喜上眉梢。早餐后，在响亮的号声中迅速奔向操场，整好队形，各大队值星中队长向总队值星官报告人数。参加典礼的有来自各省的代表，武汉党政机关代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包括英、美、法三国代表），本所领导和教员等数十人。来宾和领导人徐徐走向会场，邓演达、毛主席走在最前面。总队值星官钟若章同志，以宏亮的嗓音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后，跑步向邓演达报告了人数（毛主席身着兰布长衫，神采奕奕，邓演达全副戎装，在军事礼仪上只能向邓作报告）。随后参加典礼的领导、来宾、代表、教员等，一齐登上主席台。开学典礼由毛主席主持，仪式开始，

奏军乐、鸣鞭炮，热闹非常。邓演达致开幕词后，因事退场，接着周以栗同志报告筹备经过。他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的，筹备期间，修葺校舍，添制校具，制订教学计划，聘请教员，安排工作人员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大家努力学习，练好本领，全心全意为农民运动，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

毛主席一一介绍台上的来宾和代表等，并给我们讲了话。所有台上的人，都发了言。引人注目的英国劳工代表汤姆，他身体肥胖，谈笑风生，逗人发笑。凡是外宾讲话，都由教育干事朱正为同志翻译。最后一个说话的是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同志，他似乎感到有点为难了，他说：“应该说的话，以上的同志都说过了。”但他还是简单扼要地说了一篇。最后毛主席作了总结，同学代表致了答谢词。当时的习惯，在会上讲话，都不带发言稿，几十个人中，没有一个在袋子里掏出稿纸的现象，但都说得那么流利、恳切、中肯、动听，很有教益。讲话内容主要是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世界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革命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旧的社会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灭亡，革命必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你们投身农民运动，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是革命的迫切需要，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一座伟大的革命熔炉，你们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好革命理论，刻苦锻炼杀敌本领，为革命事业作出出色的贡献。

开学典礼持续了几个小时，同学们全神贯注，并不感到疲倦。典礼结束时，还举行了阅兵式，最后照了一张集体像。同学们围成一个大圈，领导和来宾等坐在前排，摄影机

架在正中，镜头徐徐转动，转到360度，全部摄完。后来洗印出来，是一幅长达数尺的横条照片。我们当时感到很新奇，由于天气好，照得很清晰，在办公室悬挂的像片上，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形象。通过这次开学典礼，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操练劲头更大，遵守纪律、制度也更加自觉了。

(四) 生 活 学 习

农讲所的一切起居作息都按军事制度行事。清晨军号一响，就得迅速起床，穿好服装，打好绑腿，系好皮带，穿好草鞋，整好内务，携枪奔赴操场集合进行早操。闻号声收操盥洗毕，随即按号音整队进入食堂，各就各位，值星队长发口令：“立正、坐下、开动”，才能同时开始吃饭，几分钟后值星队长又下口令：“立正、解散、外边集合”，不管碗里还有多少，都得弃权，迅赴操场整队，清点人数后再解散。中餐、晚餐都按此规矩进行。上课、下课，出操、收操，都以号音为准，不得迟到早退。晚上分三间大自习室（每大队一间）进行自习，或整理笔记，或阅读书报，或参加会议，下自习，仍到操场集合，点名后，值星队长将一天的生活、学习、纪律情况，作一小结，提出批评表扬，讲完后解散，回寝室就寝，几分钟后熄灯。同学们过去散漫惯了，这种紧张的军事生活，最初几天感到不大习惯，但大家自觉性和进取心都较强，几天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星期天，搞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上街买点书报或生活必需用品。团支部会一般都是星期天开，每次不是毛主席作报告，就是周以栗同志到场作指导。

难以忘怀的是，中、晚餐伙食开得很不错，每餐六个

菜，餐餐有大鱼它它吃，味道鲜美，后来每每读到毛主席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之名句、回忆当年所里的生活，更感到那时领导对我们的照顾和关怀，实在是无比幸福。

我们的学习，原则是术科、学科（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并重。起初一段时间，每天只进行两小时军事训练，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军训增加到每天四小时，甚至有时整天练兵习武。我们每人发了一支全新的步枪，是由同学们从汉阳兵工厂一箱箱抬回来的，还发了三十排子弹（150发），一套斜纹布灰军装，以及雨衣、军毯、水壶、饭盒、斗篷、绑腿等等。学员们全副武装上身有几十斤，在操场上练好基本动作后，还上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军事课，并多次到野外进行作战演习，实弹射击等。结业时，每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军事知识和杀敌本领。

政治学习内容非常丰富，讲课的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有很高的水平。毛主席亲自讲授农民问题的课程，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考察湖南五县农运工作后，回武昌经过整理写出来的一部光辉著作，而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幸运地在全国范围内，最先聆听他的讲述。他讲得通俗生动，深入浅出，就象我们都是农运一员亲临其境一般。他在说到“矫枉必须过正”的时候，用粉笔在黑板上划了一根向右弯的杆子，随即向左又划成一个弯，最后在正中划一直线，一边划一边说，要把这根杆子搞直，必需先向相反的方向狠扳几下，才能使它直起来，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通过他的讲课，农运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得到明确的理解，一些混乱思想，得以澄清。据说他后来在汉口给第八军政治讲习班讲课时，还带了一根弯

竹杆子，用以说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

周以栗同志除主管教务工作外，也兼了一些课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他讲授的。他对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阐释，都说得非常透彻。这个宣言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协同写出来的，是当时指导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我们的必修课。恽代英同志当时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主持教务和政治工作，经常来所讲课；对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和革命党人应有的品德修养等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郭沫若同志到所讲课的时候也多，他在南昌时，蒋介石曾叫他当政治部主任，因此他揭露蒋介石的叛变阴谋和罪行，是淋漓尽致的。他还讲述了脱离蒋介石到武汉来的详细经过，以及其他一些革命理论，说话生动幽默，扣人心弦，教学效果良好。彭湃同志也多次来所讲课，个子不高但很健壮，满面笑容，语言生动风趣，讲的是农民运动的方法和策略，并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歷程和具体经验，听后印象深刻。所里还聘有两个苏联教员（一男一女），讲的是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合作社的意义和组织形式以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等。他们上课，都是张太雷同志翻译，后来苏联教员没有到结业时，就先行离去。以后张太雷同志亲自给我们上了几堂课，他理论修养深，戴眼镜，着长衫，举止文雅，很受同学们尊敬。李季、施存统两位同志上的课都是马列主义理论，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等，内容丰富、见解很高、精湛透彻、极有说服力。李汉俊同志当时是湖北省教育厅长，讲的多偏重于教育方面的问题，仪容庄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那鼓鼓的

黑皮包里，装满了各种资料和教材。夏明翰同志，是马日事变后由湖南避难来武汉的，后来在所里任教，主要讲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说得很有条理，板书配合得很好。周佛海一身军服穿得整整齐齐，口若悬河，抑扬顿挫，很有节奏，他专讲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门课也是不可缺少的，谁料此人后来竟当了大汉奸。另外还聘了某校一位女教员，专教音乐，声音嘹亮清脆，乐理根基较深，教的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工农兵大联合等歌曲。

教员中大约还有三、四人已记不起名字了，都是有很高理论水平的革命家。农讲所有这样多的好教员，这样丰富多采的教学内容，对培养农运干部，实在是最好不过的条件，可惜我当时年纪小（十六岁），学识底子薄，缺乏接受和消化能力，但促使我坚定革命意志和信心，是起到决定作用的，我永远怀念这些敬爱的老师。

（五）声讨蒋贼

蒋介石是个大阴谋家，早在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妄想一举消灭共产党。出师北伐后，一直不到湖南和武汉来，只盘据江西，阴谋叛变，连续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不少惨案，其后率部东下，窜占南京、上海。1927年4月12日公开进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人民无比愤慨，纷纷通电声讨。4月23日武汉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卅万人参加声讨大会，农讲所同学全体参加，同学代表登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发言，誓与蒋贼斗争到底。我们还组织宣传队，分赴大街小巷，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讨蒋。

蒋介石的爪牙，无孔不入地伸向各地进行破坏，农讲所也不例外。因所里部分工作人员和干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来的，经过周密部署，深入查察，查出一名五十多岁的教育干事是蒋介石的死党。他在同学中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破坏活动，个别同学也成了他的同路人。有一天晚上，周以栗同志主持批判会，电灯忽然熄灭了，就是被那伙特务破坏的。后来那个干事和一名思想反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学，终于被逮捕法办。周以栗同志在团支部会上总结经验，要我们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做好保卫工作。

在农运高潮中，湖南一批大恶霸地主，逃窜到了汉口，仍旧过着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与武汉政府中的右派分子拉拉扯扯，又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我们的同学获悉这种情况后，报请领导同意，立即荷枪到汉口大旅馆里搜捕了几个大土豪。当时他们还在玩弄妓女，饮酒作乐。抓获后把他们戴上高帽子，脸上抹得乌黑，游行示众。带回农讲所后，正在讲课的彭湃同志认为这个行动好，但他又认为不要涂黑了脸，要显出他的本来面貌。后来同学们把这几个土豪也送进了法院，算是摧毁了蒋介石在该地的反革命势力。

通过这次声讨蒋介石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我们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敌情观念。

(六) 麻 城 平 乱

五月初旬，湖北麻城县土豪劣绅凭借封建武装红枪会发动暴乱，向农民协会猖狂进攻，杀害了一些干部和农民。武汉政府坐视不理，毛主席随即派同学200名，由大队长傅杰同志率领前往平乱。傅杰同志是湖南宝庆人（今邵阳），黄埔军校毕业，有勇有谋，作战经验丰富，是一位坚强的共产

党员。出发时，全所同学整队送至长江岸边，周以栗同志带领送行的同学高呼口号，出征的同学也同时喊起口号来：

“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坚决镇压反动暴乱”、“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誓为农民利益奋斗而牺牲”……轮船徐徐驶动，口号声音还此起彼落，响彻云霄。

经过约近一个月的清剿，消灭了反动武装，枪毙了匪首，彻底平定了麻城的暴乱，取得了斗争的全胜。六月初傅杰同志率领200名同学，胜利班师回到武昌，当天下午，所里开了欢迎会。周以栗同志致欢迎词，高度评价了这次平乱胜利的伟大意义，对出征干部和学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傅杰同志介绍了平乱的经过，强调要保卫农运成果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建立坚强的农村政权和强大的农民武装……。他们两人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大会进行中，天下大雨，台上台下，冒雨坚持到最后一刻，情绪激昂，毫不松懈。

（七）保 卫 武 汉

北伐战争继续向前推进，河南的郑州、许昌等重镇相继攻克，武汉是远离前线的后方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盘踞在南京、上海，在军事上也不致对武汉有所威胁，但当时的一些措施，使我们难以理解。

五月中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有六千多人）和我们农讲所，合并编成中央独立师。农讲所的学员，除派赴麻城200人，以及在所的体弱多病的同学以外，编成一个正式营（三个连），营长是由武汉分校的炮兵大队长调来担任的，有两个连长也是新调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我们白天的军事训练加强了，晚上登上蛇山和武昌城，通夜进行警戒。

我编在第一连，我连每晚都已出动，由排长（原区队

长)杨子江、麦连登轮流掌握安排，通宵达旦在蛇山及武昌城墙上进行警戒。对过路行人的服装、神态、手电筒发出的亮光，以及远近发生的音响等一切疑点，都认真地观察和注意。还组织小分队，在武昌大街小巷，进行巡逻，不论是月光皎洁的天气，还是风雨交加的黑夜，都不曾间断。

原来反动派正在湖南、湖北酝酿叛变，毛主席和恽代英、蔡和森、叶挺等同志洞察其奸，果断地采取应变措施，以防万一，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是五月十八日左右，我们奉令紧急集合，全副武装出发，部队还没有开出武昌城，又传来就地待令的命令，不久，仍返回农讲所。这是因为驻在湖北宜昌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反动头头蒋介石的策动下举行叛变，率领六个团的兵力猛扑武昌。消息传到国民党中央，他们说这是共产党惹出来的是非，你们共产党去抵挡，而陈独秀软弱无能，平日只相信和依赖国民党，这时束手无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当机立断，马上派叶挺同志掌握的教导师和中央独立师，奔赴前线应战。

夏斗寅的部队是沿长江东下到岳阳后改乘火车来的，离武昌三十里的纸坊下车，登山向武昌扑来，恰好碰上我们的部队。叶挺的学兵，武汉分校的学员，个个象出山的老虎，猛打猛冲，不到两个小时，就打得夏斗寅叛军落花流水。只有在一个山窝里，遇到较顽强的抵抗，那里可能是敌人的指挥所，作了一下最后的挣扎。

我们农讲所的同学，是中央独立师的组成部分，在这次战斗中，处于预备队地位，是在前线大获全胜的情况下撤退的。我的老同学在叶挺部的吴福全和武汉分校的张维德，事后带着胜利的喜悦来所谈述作战的情况，真感到痛快淋漓，

可惜我们没来得及正式参与战斗，引为遗憾！

事隔两天，全所同学，开赴纸坊侧山，学习实战经验，由叶挺部的一位作战参谋（年约四十岁，蓄点短胡须）给详细讲述了战斗经过。他把敌人如何分兵上山，我部如何迎敌，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如何猛烈狙击，介绍得非常生动具体；并把敌人士气如何低落，畏缩不前，我部士气如何旺盛，勇敢冲杀，作了对比；最后也说到了武汉分校有的同学，单凭一股拚命热忱，而没有巧妙地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招致了不必要的伤亡，大家应该吸取这一教训。通过这次实地参观和学习，我们提高了实地作战的知识，也认识到时局的严重性。

这天晚上在山地宿营，第二天到达武昌城侧的南湖，在一块大坪里集合整好队形，听郭沫若同志讲话。他主要是追述北伐军攻克武昌的经过：因为武昌城墙高大坚固，北伐军几次攻城没有攻破，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后来先攻下汉口、汉阳，再部署兵力，回攻武昌。攻城的部队，主要是叶挺的独立团和黄埔军校的同学，又几次冒着枪林弹雨，抬着云梯去爬城，云梯短了，再用几架梯子绑接起来才够高度，在敌人密集炮火扫射下，又牺牲了不少同志。由于我军具有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高昂的杀敌勇气，终于登上了城墙，攻克了武昌，我们的同志流了不少的鲜血，才夺得最后胜利。他说烈士的鲜血是革命的肥料，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开花结果。他接着说，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决不允许反动派兴风作浪，来扰乱我们的后方，来篡夺我们的胜利成果，你们要百倍提高警惕，准备随时打击反动派的破坏活动。我们听罢，更增强了保卫武汉的决心。

(八) 赴 湘 应 变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多钟，在农讲所肃静的课堂里，同学们坐得整整齐齐等着上课，忽然毛主席亲自走上讲台，同学们感到有些讶异，因为近来的课目表上并没有安排毛主席的课程。毛主席环顾了一下全体学员发问：“昨晚我们所里来了‘暴徒’，你们知道吗？”大家都打入了闷葫芦，不知所对。沉寂了一会之后，毛主席说：“昨晚我们所里教育干事朱正为同志的父亲朱剑凡同志，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夏明翰同志等都在所里歇宿，他们都是‘暴徒’”，我们更是惶惑不解。接着毛主席说，湖南在五月二十一日发生了“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在蒋介石、何键的指使下，带兵疯狂地屠杀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妇联等等，都遭到突然袭击，留在这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一经抓住，当即枪毙，说都是‘暴徒’，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壮烈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朱剑凡同志、夏明翰同志等，是幸脱虎口，逃到武汉来的‘暴徒’。我们不能容忍反动派的疯狂屠杀，不能饶恕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我们要针锋相对，坚决反击，把反动气焰压下去，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同学们听罢，怒不可遏，纷纷要求派赴最前线，誓与反动派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经过毛主席和周以栗等同志的研究，决定先派部分学员回湘，协同地下党恢复组织机构，联系失散人员，积聚力量，开展斗争。六月初，团支部书记范泽淦同志通知我，即日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参加短期学习，准备提前回湘。参加这次学习的约二十余人（都是湖南籍），学习的场所是湖北省农民协会后栋出后门上山，在山顶上一栋三间屋的孤立房

子，四周有围墙，不会走漏风声。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精明能干，学识渊博，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但始终没有介绍姓名。学习内容包括自制简易炸弹，铁壳手榴弹、驳壳枪的装拆和使用，短兵相接时的临机应变，敌情的判断和侦察，通讯联络的技术要点等等。学习期间恽代英同志到场作了报告，分析当前形势，传达党的政策精神，勉励大家鼓足勇气，坚定信心，为扭转局势作出贡献。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我们回到农讲所，所里开了欢送会，毛主席召集大家，作了极为重要的训话。

我们来到都府堤四十一号毛主席的住所时，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毛主席忙别的事去了，还未回来。我们在他的卧室等候约二十分钟，屋内陈设简单，一张普通床铺，几条板凳，一张办公桌架在中央，我们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坐在床上。杨开慧同志热情地给我们端了茶，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还只是几岁的孩子，天真地在我们身边穿来穿去，但不玩皮，不吵闹。房子里点两盏美孚煤油灯，可能是我们人来得多，比平时多点了一盏，全屋没有装电灯，而武昌其他居民家都普遍是用电灯的。当时我对此很不理解，后来考虑，认为这不单是节约的问题，可能是那时的电灯常常有停电的情况，下半夜又不一定供电，而毛主席的工作，每每是通宵达旦的，点煤油灯，倒是可以保证他的工作顺利进行。少刻，毛主席回来了，岸英兄弟连忙退到里屋去了，随即毛主席对我们讲话，首先介绍了他连日来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经过。谭延闿认为湖南现在很乱，主要是农民闹事，甚至攻打县城省城，这要不得，应该平息下去。毛主席驳斥他的谬论，说农民的行动，是因为许克祥等大量屠杀革命人士，摧毁革命组织所引起的，如